

台湾鲜鲜网扛鼎巨著，大陆正版独家授权！
当世玄幻第一奇书，连读三遍才过瘾的经典之作！

新 威

5

逆风十五煞

甲子◎著

同心出版社

甲子◎著

斩风

5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风 / 甲子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6

ISBN 7-80716-349-6

I. 斩... II. 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216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鲜鲜文化授权出版, 未经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斩风 5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 刘霆昭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 100734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话: 发行部:(010) 85204603(外埠)、85204612(本市)
总编室:(010) 85204653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刷: 北京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总印张: 80

总字数: 14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0 元(4-7 全四册)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冥鬼秘约

1. 鬼人！使者！	1
2. 傲慢的鬼人	8
3. 武典约战	16
4. 兄弟之战	23
5. 死亡之莲	30
6. 复兴计划	37
7. 天云事件	44
8. 冥鬼秘约	52
9. 鬼界突变	58



第二章 隐秘之术

- | | |
|---------|-----|
| 1. 鬼界乱象 | 65 |
| 2. 兄弟联手 | 71 |
| 3. 明媚人间 | 78 |
| 4. 迷梦幻象 | 85 |
| 5. 隐秘幻士 | 92 |
| 6. 诈死幻术 | 99 |
| 7. 惹火烧身 | 106 |
| 8. 群豪齐聚 | 113 |
| 9. 小岛噩耗 | 120 |

第三章 逆风十五煞

- | | |
|---------|-----|
| 1. 祸起朝阳 | 127 |
| 2. 联手拒捕 | 134 |
| 3. 刀痕留耻 | 141 |
| 4. 车轮狂战 | 147 |
| 5. 力慑千军 | 154 |
| 6. 冥人团队 | 161 |
| 7. 擎天督帅 | 168 |
| 8. 再战武魂 | 175 |
| 9. 营救成功 | 183 |

第四章 大海扬波

1. 少妇明依	191
2. 鬼人之邀	198
3. 精英旅团	205
4. 海上风暴	212
5. 同伴失散	219
6. 再回朝阳	226
7. 箱中陷阱	233
8. 怒发冲冠	239
9. 惊世之战	246

第五章 虚冥之体

1. 大战触发	253
2. 突发异变	260
3. 爱的表白	267
4. 星火燎原	274
5. 虚冥之体	280
6. 冥界叛徒	286
7. 初走沙漠	292
8. 白虎皇族	299
9. 神秘货物	306



第一章 冥鬼秘约

1

鬼人！使者！

踏入冥都皇城，蓝色的议政大殿，立时出现在斩风的眼前，人生的光芒就是从这里开始，望着那与天空一样的蓝色，心里总觉得很安逸。

“这就是冥界的中心？的确挺气派。”

由于对冥皇地位的轻视，踏入皇城的风映残没有任何崇敬感，甚至觉得一个名不副实的冥皇与这么气派的皇城大不相衬，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地从话语间流露出来。

丰天粗心，没有听出语气中的不屑之意，以为他在赞美皇城，含笑介绍道：“这里是冥都的皇城，是冥界的中心，冥皇大人就住在这里。”

“是嘛！”风映残撇撇嘴，转眼看了看弟弟，眉尖忽然一挑，微笑着调侃道：“我觉得你也有资格住进这里了吧？”

斩风猛地一愕，神色微变，惊讶地看着兄长，没想到他竟在外人面前说出这么一番话，觉得十分难堪，冥皇的地位何等崇高，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争夺这个位置。

丰天也愣住了，惊愕地看了看风映残，又转头望向斩风，脸上又是一变，斩风的名声和威望如日中天，即使他离开了三年，冥人还是记着他击败仙人的壮举，那是冥界的第一大事件，谁也忘不了。

现在面对面站着，斩风孤冷的气质，沉稳的品性，处变不惊的能力，无一不令他感慨，心里不得不承认，这个男子是下一任冥皇最有力的竞争者，如果要在冥界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冥皇，他会想都不想就推举斩风。

坦率的他直言不讳地道：“说得不错，斩风的确实力超凡，是冥界难见的人才，又击败过仙人，建立了无比的功勋，也许将来真的会住进皇城。”

风映残虽然狂妄，却也不是蠢人，刚才的一番话其实也是试探之辞，想看看像丰天之类的高级官员，是如何看待冥皇以及未来的冥界，没想到他对自己的唐突一点也不在意，反而点头赞同，不禁大为意外。

想不到二弟在冥界居然有这么高的声望，我倒没有想到，不过这样也好，二弟如果坐上了冥皇的宝座，对我也是大大的助力，不过他这人没什么野心，似乎我该多帮帮他，争取早日成为冥界的首领。

想着，他便开始打起自己的如意小算盘，思索着如何才能帮弟弟成为冥皇。

然而，斩风听了丰天的话，却无动于衷，神色还是淡淡的，仿佛什么也没听见，甚

至连话也没说。

丰天意犹未尽，含笑又道：“冥皇大人也一直在说要找个接班人，而且屡次在众人面前赞扬斩风，我看他的心里也是这个意思。”

“哦！”风映残大喜过望，有冥皇直接支持，弟弟离冥皇的宝座又近了。

就连一旁的砚冰也忍不住露出欣喜之色，冰霜般的面容上绽放出迷人的笑容，晶亮的眸子中，动人的目光凝视着斩风，替他感到高兴。

“我没兴趣。”斩风淡淡的一句话，像寒风般吹散了两人的喜悦。

对于权力和地位，他素来只当是粪土，苦练不是为了爬升，而是为了报仇、为了拯救冥界，否则他也不会终日穿着白衣。

如今他的身边多了个流千雪，因此就更没有理由留在冥界了，因为冥界没有食物，流千雪不可能长住，所以他只能留在人界陪伴恋人。只要冥界的危机能够解决，他会毫不犹豫地带着流千雪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而不是坐在冥皇的宝座之上。

风映残和丰天对他的反应都很惊讶，却也不好再说什么。风映残当然不肯放弃，冥界是他唯一可以借用的势力，如果弟弟淡出，他的影响力会被大幅削弱，鬼王的宝位也就更加遥不可及了。

只有砚冰真正了解斩风的性格，见他如此回应并不奇怪，反而觉得他的精神可贵，一个没有野心而有着旺盛斗志的人，比起野心家更可爱。

正说着，议政大殿走出一名男子，相貌堂堂，眉宇间有一股冷傲之气，不是别人，正是断戈，晋升紫级冥帅的他，已不是昔日那件黑衣，而是一身紫衣，背着一把黑柄长剑，越发显得威风凛凛，气势逼人。

见到断戈，斩风有种亲切感，初入冥界时，正是断戈引领他开始了冥人的生活。

“参见冥帅。”丰天首先迎了上去，恭敬地行了一礼。

“是你，怎么才来？”断戈朝他点了点头。

“有贵宾来访，所以走得慢了些。”丰天微微一笑，指着后方道：“您看谁回来了？”

断戈顺着他的手抬头一看，整个人突然一震，情不自禁地惊呼：“是斩风……”

“是我，我回来了。”斩风走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

一向冷傲的断戈动容了，嘴角溜出一丝笑容，炯炯有神的目光盯着斩风看了半晌，然后冲到斩风面前，问道：“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断戈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你是从哪里回来的？”

“我是从鬼界回来的。”

“鬼界！”断戈勃然变色，上下打量斩风两眼，发现他成长了许多，气质也变了，昔日的孤冷依然存在，却也多了许多沉稳，杀气内敛后，身上蕴藏着一种无形的气势。

“你是说你从鬼界回来？”

“是！”

断戈沉吟片刻，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道：“嗯，你现在的身份特殊，理论上是不可能从人界直接回到冥界，从鬼界走倒是个好办法，只是这事让鬼人知道了，恐怕对冥界也有不利，那也不是个好对付的势力。”

风映残听着撇了撇嘴，眼中露出了轻视的笑意，心道：鬼界当然不好对付，单是刺监司一个部门就足以夷平整个冥界，更何况那还不是鬼界最强的军队。

砚冰扯了扯他的衣服，示意他不要说话。

风映残朝她笑了笑，又耸了耸肩。

斩风明白断戈在担心什么，自己现在是仙冥两界通缉的要犯，这事可能被鬼界捏为把柄，对冥界不利，而且鬼界也是压制冥界的势力之一。

仙界的威胁虽然巨大，但他们做事总算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而鬼界则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阴险毒辣，如今态度又暧昧不明，反而是冥界的心腹大患。

“无论如何，回来就好，冥皇正惦记着你呢！”

“嗯！我正有事禀报冥皇。”

斩风回头唤道：“大哥，我们进去吧！”

风映残正用尖锐的目光紧盯着断戈，这个男子气度从容，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势，还有些斩风身上看不到的王者霸气，这才是令他感到不安的，似乎这个男子是他利用冥界计划中最大的阻碍。

断戈也留意到风映残，不禁多打量了几眼，无论是样貌还是气势，这个男人不可谓不出色，眉色间的傲气也是强者应有的，只是眼中阴霾太多，给人阴冷的感觉，多少有些不舒服。

“这位是？”

“我的哥哥。”

“哥哥？”

冥界没有血缘亲情，自然也没有兄弟姐妹，“哥哥”这两个字对断戈而言异常的陌生，因此听了有些茫然。

斩风见他一脸迷惘，又解释道：“他是鬼界的人，是他送我回冥界，不然我也许会被困在鬼界。”

“原来如此。”断戈这才明白斩风凭什么借用鬼界之路，原来在鬼界认识人，心里颇为惊讶，没想到斩风交游如此广阔。

风映残见他神色平淡，如何也琢磨不透他的心态，微微感到有些不快，也有些警惕，知道这个人不好应付，能不说则不说，免得说错什么引得满盘皆输。

“你是来见冥皇大人的吧？他在议政大殿，你直接去就行了，以你的身份，没有人会阻拦，只是他们……”他十分谨慎地看了风映残一眼，“还是先请示一下为好。”

“嗯，明白！”斩风点点头。

“丰天，人是你带来的，你负责安置，我还要去处理冥武典的事，就不奉陪了。”

“是。”

“斩风，事完了我再找你说话。”断戈朝斩风点点头，接着傲然走向皇城大门，淡漠的目光再也没有望向任何人。

砚冰微笑道：“风！他的气质好像你啊！”

“他是谁呀？”为了日后的计划，风映残积极地打听着手对手的资料。

丰天抢着介绍道：“这位是断戈冥帅，十大紫衣冥帅之一，是冥界最年轻的紫衣冥帅，当然，如果斩风参加冥武典，也许他才会是最年轻的。”

“断戈！”风映残喃喃念了几遍，似乎要把这个名字深深印刻在脑海之中。

丰天含笑道：“我们走吧！冥皇大人一定很希望见到你们。”



斩风点点头，领着兄长和砚冰，来到了议政大厅门口。

大厅外的守卫都认识斩风，见他归来都露出喜色，只是正在执行任务，不敢有所表示。

丰天看了看风映残和砚冰，道：“你们先在外面候着，我和斩风先进去面见冥皇，一会儿再请你们进去。”

风映残自负是鬼界使者的身份，实力又不弱于冥皇，却像是低级的小吏般等待冥皇的召见，心头很不痛快，只是看在弟弟的面子上没有发作而已，轻哼了一声，双手抱怀走到一旁。

大殿内正议论着冥武典的事，除了断戈之外，其他的紫衣冥帅都在座，冥皇依然居中而坐，气氛宁静而祥和。

丰天知道众人都盼着斩风回来，因而一进门就高声道：“冥皇大人，斩风来了。”

话音刚落，整座大厅突然平静下来，所有声音像是被抽空了，宁静得让人无法置信，柔和的目光突然变得极为锐利，如利剑般划破空气，直指大门处，在那里有一个众人期盼的身影。

斩风，对于冥皇和重臣们来说，是何等重要的名字，早已印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因为它可能标志着冥界的再度崛起。

目光聚焦之下，斩风平静地走了上去，首先朝着冥皇行了一礼，恭敬地道：“白级冥武士斩风参见冥皇大人。”

这一声将冥皇从惊喜中拉了出来，满脸笑容的他用最温和的眼神看着斩风，这个青年被寄予了多少希望，经历了多少磨难，现在终于回来了，平安地站在面前，心情不免有些激动，含笑道：“回来得好，回来就好啊！”

“各位冥帅大人好！”斩风转身又向众位紫衣冥帅——行礼。

看着这个杰出的冥界新秀，这些冥界的老人都露出欣慰之色。

界海最是豪迈，走上前拉着斩风的手咧嘴笑道：“斩风啊！这些天我们都在为你担心，担心你逃不过仙界的追捕，想不到这么快又能在大殿里看到你，实在太好了。”

丹师笑着附和道：“是啊，是啊！真的太好了，大家都说起你呢！”

斩风表面上还是淡淡的，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内心很感激这些人的关心。

冥皇却感到有些汗颜，见到斩风，他不能不想起那张“仙冥通缉令”，虽然是违心所做，他的内心也不承认这张通缉令，但这么做无疑伤害了斩风的感情。

斩风尽心尽力为冥界做事，孤身一人独闯人界，为冥界的复苏出生入死，而冥界却如此待他，实在有亏欠。

想到这些，他实在无法端起冥皇的架子面对斩风，这些年他为冥界做的远不如斩风，心里着实感到惭愧，此时的他再也没有冥皇的气势，而是像个父亲般慈祥地看着斩风，叹道：“斩风，说起来是冥界对不起你。”

众人都明白了话中之意，脸上都觉得辣辣的，热闹的气氛也突然僵化了。

斩风丝毫没有在意那张“仙冥通缉令”，其实自从有了这张通缉令，他才敢大胆地在人界做事，不必像最初那样，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危害冥界。

“冥皇大人不必自责，我明白。”

斩风

冥皇轻叹一声，苦笑道：“你明白是你的大度，可我们这些人却终日难安，让一个为冥界出生入死的英才蒙受这等冤屈，是我们的无能。”

话说中了其他人的心事，大家都低下了头。

“都是我们无能，没有办法保护你，还把你推到悬崖边缘，不是强者所为，惭愧啊！”冥皇连连摇头，为自己所做之事自责不已。

斩风却只说了四个字——“我是冥人”。

话虽少，却如同惊涛巨浪般冲击着每个人的心灵，他们的心中都有着一股傲气，冥人的傲气，此刻被斩风这股巨浪掀了起来，顿时觉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斗志在一瞬间膨胀了无数倍。

“说得太好了！我们是冥人，就应该为冥界尽我们所有的力量，这才是冥界的兴旺之道！”

界海激动地大步踏前，亲切地拍着斩风的肩，方型的大脸上露出发自肺腑的欢笑。

其他人都随声附和，只有丹师一人神色凝重，盯着斩风半晌才道：“斩风，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冥界，要打要骂，我们绝无怨言。只是有一件事我想问清楚。”

“嗯！”斩风见了他沉重的表情，微微有些惊讶。

“你能回来固然是件好事，然而‘仙冥通缉令’已下，仙界又知道你从冥界杀入人界，那么冥界通往人界的入口，似乎应该有更严密的把守，你这次是怎么回来的？杀回来的？若是如此，仙界必然得知你回到冥界，想必麻烦也会随之而来。”

殿内的人这时才想到这个问题，脸上的喜色骤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安之色，如果仙界利用这个借口压迫冥界，冥界最后的希望也就没有了。

斩风明白其中的关键，并没有因为丹师言辞的尖锐而动怒，依然恭敬地应道：“我是从鬼界回来的。”

“鬼界！”殿中一片哗然，鬼界和仙界同样是冥界之敌，虽然这些年与冥界不相往来，但暗中控制转生堂，迫使冥界没有新生力量替换，才有了如今的危机，因此鬼界是个看不见却切切实实存在的敌人。斩风竟说是从鬼界而来，不能不让他们联想到事件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

丹师心眼最活，很快就联想到这个答案背后所隐藏的问题，神色更是凝重，问道：“你从人界到鬼界，再从鬼界到冥界？”

“嗯！”

“也就是说，人界不止有仙界的势力，也有鬼界的势力存在？”

“是！”

在场的人都倒吸了口凉气，按照四界和议，只有仙界能派人驻守人界，而且只限朱雀国所在，因为那里是冥界进入人界的入口，如今鬼界渗入人界，说明他们早已对四界和议视若无睹，也说明他们的野心早已膨胀到极点，对人界的争夺又开始了。

丹师长长地吸了口气，摇着脑袋道：“想不到啊！我们一直担心自己破坏了四界和议，从而引来仙、鬼界的敌视，而今他们先置之不顾，抢先争夺人界的利益，兴许五百年前的那一幕会再度上演，只是角色有所不同罢了。”

“你是说又会有四界大战？”

冥皇插话道：“丹师的想法很有道理，经过了五百年的岁月，仙、鬼两界都恢复了



些元气,也有能力争夺人界的利益。”

“人界到底有什么可争的呢?”

斩风向来很好发问,然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是因为人界的潜在能力?还是因为诸界的野心?

问题尖锐而深刻,一语中的,在场的人都有些措手不及,但平静下来再回想,问题的答案正是四界关系变化的关键,似乎人界才是诸界之争的导火线,如果没有人界,也不会有五百年前的四界大战。

然而冥界正是当年主动出击、挑起战争的一方,因此原因自然在冥界身上,身为冥人,不能不反思当年的因果。

“是啊!冥人崇尚强者,尊重弱者,似乎不应该是侵略者,然而当年的冥界为什么会下那个决定?”丹师低着头喃喃自语着。

冥皇苦笑着道:“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我虽然是冥皇,但对当年的事情一点也不清楚,实在惭愧啊!”

“难道是为了吸纳更多人进入冥界?否则也不会出现冥引术,毕竟当年的转生堂还是三界共同掌管,也不会有如今的危机。”

冥皇摇头道:“都是陈年旧事,我看就不必多说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斩风执着地又问道:“冥界的事可以不想,但仙、鬼两界争夺人界总是事实,他们一定有特定的目的,不弄清这个,冥界永远会吃亏。”

丹师听了连连点头,赞道:“说得在理,冥界这些年就是吃了消息闭塞的亏,所以才有危机,仙、鬼两界原本也应十分安逸,但他们却处心积虑控制人界,一定别有用意。”

众人见他也随声附和,也都不得不沉思起来,气氛随之变得凝重起来。

沉默片刻,冥皇含笑道:“斩风刚刚回来,大家应该高兴才是,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谈吧!斩风,你路上一定辛苦了。”

“还好。”语气虽然淡,但众人都很清楚,回程之路必定是艰难万分,否则斩风不会事隔三年才回来。

“从鬼界走,没有人刁难你吧?”

斩风摇头道:“我前世的大哥正在鬼界任职,在人界时我遇到了他,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有机会进入鬼界,又回到冥界,只是我出现在鬼界的事已经惊动了鬼王,有没有什么后患我不敢说,不过任何麻烦我都会一力承担。”

“前世的大哥?”众人却没有亲情的概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界海含笑道:“原来你在鬼界也有朋友,这倒是件好事。”

冥皇问道:“你大哥呢?”

“就在殿外等候。”

冥皇微微一笑,抬头扬声唤道:“请鬼界来客上殿吧。”

一名侍从应声跑了出去,片刻后,风映残大踏步走进殿堂,头微微仰起,目光则微微俯视,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式,丝毫没有考虑到时间与地点。

目光顿时聚焦在风映残身上,五百年来第一次有鬼人进入冥界,不免都有些好奇。

砚冰跟在风映残身后,见了殿中情景,立即移到斩风身边,不愿冥人把自己当成鬼人。

“姐姐，你怎么……”

砚冰摇了摇头，小声道：“没什么，我不是鬼人，算不上是鬼界的来使。”

斩风点点头，指着冥皇道：“这位就是冥皇大人。”

砚冰抬眼打量了片刻，见冥皇气度高雅，有一种皇者的威严，却没有咄咄逼人之气，令人产生亲近感。

另一边，风映残什么话也没说，径直走到冥皇前方，淡淡看了一眼高台中央的冥皇，又扫了扫在场的紫级冥帅，嘴角撇了撇，露出淡淡的不屑。

如此傲慢的态度，谁见了也不会高兴，这里都是冥界的重臣，而冥界又是个极重等级和礼仪的地方，除了斩风这个特殊的例子，别人无不遵从。

现在风映残抢先摆出高傲的姿态，他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冷眼相望，有的甚至冷笑连连，只是碍于风映残的身份以及斩风的面子，因此才没有出言讥讽。

风映残对于冰冷的目光视若无睹，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旁人。

斩风感觉到气氛怪异，不禁有些尴尬，指着风映残道：“他是我前生的哥哥，现在在鬼界任职，靠了他的帮忙，我才有机会回来。”说完又指着砚冰道：“这位是我的朋友，从人界而来。”

“参见冥皇大人。”砚冰恭敬地行了一礼。

听说是人界的，众人都看了看她，见她容颜绝美，颇有好感，都朝她点头示意。

冥皇含笑说：“来了就是客，欢迎！”

“谢冥皇。”砚冰笑了笑又退到斩风身侧。

“鬼界使者风映残，见过诸位。”

风映残依然倨傲不恭，想到面前这个冥皇的实力连散仙都不如，更比不上他，实在无法用更好的礼节来应对。

他的这种倨傲不恭的态度立即引起了众人的侧目，傲气是强者必有的特点，在场的人都有一份自傲，但自傲只是对自我的认识，不等于藐视对方，风映残的傲气中带着轻视，这一点令众人都很不舒服。

斩风也察觉到兄长眼神中的轻视，心里也很不痛快，这里是他的新故乡、新家，兄长无论如何也该看在自己的面子上，表现得更和气一些，这样一来对大家都有好处，现在闹得气氛僵化，实在不是他想见到的。

然而兄长毕竟是兄长，他也不便说什么，只是皱起了眉头。

冥界没有生育，自然也没有亲属关系，都无法感觉亲情，因此众人并没有在意斩风和风映残之间的兄弟关系，但冥皇毕竟是一方元首，胸襟广阔，他曾见识过仙界的轻蔑，也想到了鬼界对自己的态度，风映残的态度与他想象中并无二样，因此一笑置之。

“客从远方来，是冥界的荣幸，欢迎，欢迎。”

“谢了。”风映残微微点头示意。

界海却忍不下这口气，狠狠地瞪着风映残，冷冷地道：“客人也该有客人的礼节，难道鬼人都这么没礼貌吗？”

风映残傲然笑道：“我的礼节有问题吗？我既不是冥人，又不属于冥皇管辖范围，似乎没有必要行跪礼吧？”

轻佻加上傲慢，冥帅们的脸色更沉了。

傲慢的鬼人

砚冰实在看不过去，忍不住扯了扯风映残的衣袖，小声道：“这里也是你弟弟的家，多少也要给他点面子，不要太猖狂了。”

风映残轻轻一笑，满不在乎地道：“没事！我想冥界的要员们，不会为了这么点小事动气。”

冥皇也不想在这种小事上做无谓的争吵，摆了摆手道：“无论如何，我都要谢谢你把斩风送回来。”

风映残含笑道：“他是我的弟弟，这是应该的。”

冥皇见他语气温和了不少，心里的不满也弱了些，点头道：“嗯！既然如此，就让斩风陪你在冥界多走走。”

风映残心里却有另一番打算，要为利用冥界势力做些准备，因而又问道：“听说你们冥界通缉我二弟？是真的吗？”

冥皇微微一愣，没想到他竟说起这事，有些不知所措。

丹师一直在担心鬼界会拿这件事作为把柄，见他主动发问，心道不妙，转眼看着斩风，此事根源在他，只有他才能完好的化解事情。

“哥……”

风映残只想利用此事，当然不会让斩风插手，否则后果就难料了，因此朝他摆了摆手，眼睛盯着冥皇道：“这事本与我无关，只是我弟弟的日子过得很苦，朝不保夕，天天担惊受怕，我这个当哥哥的实在替他不平，所以想找冥皇大人讨个公道。如果我弟弟真的有罪，你们为什么不抓他？如果没罪，为什么又会与仙界一起发布通缉令？”

一番话问得冥皇哑口无言，说真的必然成为把柄，说假的就必须把斩风抓起来，于心不忍，一时间找不到处理的方法，顿感为难。

丹师听不下去了，如果再让风映残占着上风，冥界将会受制于他，而他的背后是否有人指使，还是未知之数，若是鬼王授意，想利用事件控制冥界，就必须小心处理，以免整个冥界遭殃。

“这事很复杂，需要解释的事情很多，相信斩风自己也明白，如果有兴趣知道，我想他会有最好的解释。”

风映残不禁暗赞一声“厉害”，淡淡的两句，就把他的目标转移到二弟的身上，沉吟片刻又道：“我弟弟的事我很清楚，只是不明白冥界为什么让他受这种罪，难道冥界的本质就是如此吗？”

斩风终于忍不住了，虽然不知道大哥的用意，却也不想见到他与冥界的重臣们争吵不休，淡淡地道：“哥哥，一路上也累了，我们去休息吧，有什么以后再说。”

风映残瞪了他一眼，却也奈他不何，利用冥界这种事情，如何也不能向弟弟透露，否则以他的性格，很有可能从中作梗。

丹师笑了，斩风这样的反应，说明了他的心意，没有他的协助，风映残的意图也无法得逞。

“冥皇大人，我们告辞了。”斩风也不愿意兄长再纠缠这件事，抢先离开了大殿。

“去吧！傲人馆那里会有人接待你们。”丹师含笑送他出门，然后又回到原位。

没有了弟弟，风映残也做不了什么，脸色有些难看，锐利的目光盯着冥皇看了片刻，也离开了大殿。

目送两人离去，在场的人都有一种想法，新时代就快到来了，四界将会发生重大的变故。

“冥皇大人，我们似乎应该准备了。”丹师若有深意地说道。

冥皇心领神会，点头道：“不错，冥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必须进行改变，否则迟早会被其他三界淘汰。”

唏嘘与期待，这冥界的权力中心，被一种新的气氛笼罩了。

皇城之外，风映残并没有埋怨弟弟的不合作，因为他知道这种话绝不能放到场面上来说，否则会伤害弟弟的感情，所以一出大殿，他的脸上又挂上了灿烂的笑容，似乎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反倒是斩风有些不安，道：“大哥，不是我不帮你，那事最好别提，免得麻烦。”

“嗯！知道了！”风映残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左顾右盼望了一阵，问道：“冥武典什么时候举行？我想去看看。”

“三天之后，大哥可以在城里先逛逛，三天后我陪大哥去看冥武典。”

风映残回头扫了一眼蓝色的议政大殿，嘟囔道：“三天时间，我倒想和里面的那些冥界高手比试一下。”

斩风神色微变，急问道：“大哥你要挑战冥皇？”

风映残傲然笑道：“以我的实力，只怕他不敢应战。”

斩风见他如此轻视冥皇，心里着实不痛快，只是不想斥责，低着头沉默了。

砚冰一直在外面等待，听了风映残的话，忍不住挺身而出说道：“别忘了这里是冥界，你也太嚣张了，要是冥人群起攻之，你连皇城都走不出去。”

风映残脸色微变，凝视着晶亮的眸子片刻，轻笑道：“说说而已，何必如此动怒，何况我说的也是事实，冥皇的地位再高，可他的实力着实有限，不是说连散仙都应付不了吗？我的实力大概可以达到散仙这个级别，自然可以胜他。”

砚冰冷笑道：“赢了又如何，我见冥皇堂堂正正，有仁主的气度、皇帝的威严，值得人尊敬，不像鬼界的那些小人，位高权重，却终日耍手段算计着别人，可耻。”

语气极重，话里又有影射之意，风映残的脸顿时黑得像锅底，轻哼一声，不愿与女人争辩。

砚冰也哼了一声，又道：“难道我说错了吗？鬼界的勾心斗角我又不是没见过，要不是你们鬼人的野心，我又怎么会变成活死人？”

风映残见她拿自己的事做证据，话就再也不能说了，否则一定会触怒她，心里多

少有些舍不得，淡淡地道：“你说得对，鬼界就是那种地方，你不喜欢我也没办法。”

斩风见他们吵了起来，连忙劝道：“大家都累了，冥皇安排了傲人馆给我们，我带你们去休息。”

“不必了，我想到处走走，你们回去吧，我会找到地方的。”风映残要打探冥界的虚实，因此有心甩开两人。

斩风也想去武典区见一见布扬和元苏，见大哥这么说也就答应了。

砚冰不愿意与风映残一起，看着斩风道：“我跟你走。”

斩风顿觉尴尬，看了兄长一眼，也不好说什么。

砚冰察觉到他的处境，微笑道：“走吧！他有他的事。”说着便拉着他的手臂朝街上走去，根本没有顾虑风映残的感受，甚至是有意这么做的。

“大……大哥，我们先走了。”这时斩风完全不知所措，只能呐呐地朝兄长打了声招呼，话音未落，人已被拉远了。

风映残知道砚冰的心里只有弟弟，见到这种情境自然不痛快，然而他的心里更看重的却是自己的野心，同时也清楚弟弟有了女人，不会再对砚冰有任何感情，而在他的心里，成为鬼王远比爱情更加重要，思索后转身走向大街，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斩风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头看了一眼，见兄长不在视线之内，劝说道：“姐姐，这么做不太好吧？大哥的傲气是重了些，可你也不应该扔下他不管呀！”

砚冰白了他一眼，嗔道：“又说这个干什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和他之间的婚姻是上辈子的事，现在已结束了，我不是鬼人，也不想待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

“可是……”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罗嗦了？到底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了。”只有在斩风面前，砚冰才展示出少女的性情，更是娇美动人。

“好吧！等等我！”斩风实在拿她没有办法，摇了摇头，急步跟了上去。

“这还象话，我们自己去逛逛冥都。”砚冰嫣然一笑，宛如冰雪里的莲花，动人极了。

斩风愕然问道：“你不是要回去休息吗？”

砚冰指着蓝色的太阳笑道：“这么好的日子，回去休息太可惜了，反正我第一次来冥都，总该到处看看吧？难道你不情愿？”

“不是，只是我要去见两个朋友。”

“你的朋友我不能见吗？”砚冰笑着反问道。

斩风连忙辩道：“当然不是。”

“不是就走吧！等一切都太平了，我也要到冥界来住，多认识几个人也是好事。”

不知为何，砚冰总觉得进入冥界后心情就变得十分轻松，又有斩风相伴，脸上的笑容多了，话也多了。

斩风见一向冷若冰霜的她如此活泼，心里也很高兴。

冥武典是三年一度的冥界盛事，参加冥武典的人潮如万川入海般涌入冥都，把偌大的冥都变得热闹非凡。

两人沿着大街来到武典区时，街上早已是人头涌涌，最热闹的地方莫过于参加冥武典的报名处，报名者把大街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报名的都是青级冥武士，因此一眼望去尽是碧色，如深渊之水。

看到这一幕，斩风不禁想起三年前的日子，那时的他只是初入冥界的小子。

砚冰好奇地问道：“风，他们在干什么？”

“报名参加冥武典。”

砚冰伸长了脖子朝前看了看，好奇地问道：“好像只有你一个穿着白衣。”

“因为我是白级冥武士。”

除了砚冰之外，其他人也留意到这万绿丛中一点白，实在太显眼了，因此斩风所到之处都有无数的目光注视着他。

由于这些青级冥武士大都是新人，一开始没什么人认出斩风，只觉得这个神色冷漠的青年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寒气，像是被一团冰气包裹着。

站在冥界的大地上，斩风又回到了从前，身上那股孤寒的气质更重，站在旁边的人都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冲上心头，都不禁为之侧目。

“怎么一个白级冥武士也来了？”

“也许是工作人员吧！反正不会是来参加冥武典的。”

就在众人的注意逐渐远离斩风之时，一声惊叫改变了整个气氛。

“斩风！他是斩风！”

原本热闹的报名点突然变得异常宁静，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斩风”，在冥人心中是多么响亮的名字，也许认识他的人还不多，但绝对没有人敢忘记这个名字。

斩风还是那么沉稳泰然，表情丝毫未变，平静的目光扫视前方，脚下也没有停，慢慢地从人群中挤向街道的另一端。

“谁是斩风？他在哪里？”站在外围的人看不见斩风的身影，突然高叫了起来。

“穿白衣的就是。”报名处的一名黄衣青年高声叫了起来，三年前正是他为斩风报名，至今记忆犹新，因此一眼就认出了他。

霎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一点上，洁白的衣服，孤冷的气质，俊朗的外形，再加上身边伴着一名冷艳美人，每一样都足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砚冰的感慨最深，因为她看到了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带着尊敬和爱戴，即使他们的年龄都比斩风大，即使他们身上穿着更高级的青衣，但在他们眼中，斩风才是冥界的英雄，是冥界再度兴盛强大的标志，这些已经足够令他们顶礼膜拜了。

这种情景强烈震撼着她的心，以前她只觉得斩风是个充满坚毅的青年，有着旺盛的斗志，即使敌人再强也绝不退缩，对朋友倾心相交，正是这些打动了她的心，而现在她却第一次发现斩风身上的王者光环，虽然那不是他自己想要的，然而众人的尊敬之心为他建立了这样的光环，使他成为英雄。

这才是真的男人，不需要刻意张扬，不需要刻意展示，人们的目光就会自然而然聚向一点。

她想起了风映残，那是个同样出色的男子，然而做事却张扬而狂妄，似乎每时每刻都需要别人的关注，只是这些关注并不全是尊敬，也有敌视与鄙视，而不是像斩风这样，得到人们的尊敬。

想到这些，她越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跟着风映残绝不会有舒心的日子，只有尔虞我诈。

“风！大家都在看你呢！”